



旅游本通俗读物

# 魔宫谍影

万生鼎

---



# 魔宫谍影

(旅游本通俗读物)

万生鼎

\*

群益堂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64开本 1,437.5印张 28,000字
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3,000

统一书号: 10108·120 定价: 0.24元

## 一 舞国皇后的奇遇

一九四六年中秋的一个深夜，沿江马路上，路断人稀。尚有余威的秋汛黄浪，拍打着江堤，发出有节奏的响声。江汉关斜对面的江堤上，微弱的路灯灯光下，只见孤零零地站着一个穿着入时，看年龄不过只有二十岁光景、体型窈窕的年轻女郎。她头披长发，面容憔悴，一对稍大的眼睛，呆滞地仰望天空，表情木然。女郎缓慢地用手撩了一下被夜风吹乱的头发，突然往堤外一纵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江水溅起一阵浪花。女郎的长发漂在水面上，忽闪忽闪地随着流水往下游淌去。

女郎感到胸口闷得难受，又感到自己的手触摸到了柔软、干燥、温暖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她不觉一惊，脑神经顿时兴奋起来。她长吁了一口气，胸口的压力减轻了许多。突然，她嗅到了一股浓烈的“夜巴黎”香水香味，她用力将眼睛一睁，发现自己睡在一张钢丝床上，手所触摸到的是盖在身上的羊毛毯。她模糊地看到了一个和尚正俯着身子，贴近自己的胸脯，浓烈的香味，正从这和尚身上散发出来。女郎骇极，大叫一声：“哇——”她想翻身起床逃跑，无奈浑身瘫软，动弹不得，于是赶紧闭上双眼。这时，她听见和尚轻声细语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已经醒过来了。”咦？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她不是和尚：是一位尼姑。女郎重新睁开双眼，只见这尼姑穿着灰布僧衣，正从小桌上端过一盏开水说道：“慢慢撑起来靠着，喝口茶润润

心吧。”女郎确认她是一位尼姑后，才敢仔细瞧她。只见尼姑年约四十岁左右，身躯微胖，圆脸细眉，皮肤白皙，无情的岁月在她额上留下了浅浅的抬头纹，若不细看，倒不显眼，只有印堂上嵌着一道象英文字母“Y”的钢叉型皱纹，一眼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女郎用力支撑起来，靠在床头，接过盏子，呷了一口热茶，不解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尼姑答道：“慈济庵。”

“您是……？”“草庵的住持释慧，众檀越呼我为紫竹师太。”女郎心想：夜静更深，江边无人，这位师太怎么会发现我跳江自杀而救了我呢？于是说道：“师太怎么会救我的呢？”紫竹师太十分悠闲地往床沿上一坐，用一种轻松的口气说道：“这有什么呢？老尼通晓阴阳八卦，能知过去未来，早已算定你今晚要投江自尽，因

此我布下六丁六甲、力士尊神守候江边，当你落水之时，便将你捞了起来，救你一条性命。”

紫竹师太这么一说，女郎犹如坠入五里雾中，惊得瞠目结舌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心想，这紫竹师太真是佛法无边，能掐会算，可算得上是活神仙了。于是凄然地说道：“师太虽然是慈悲为本，何苦要救我性命，不如让我死去，倒也落个干净。”紫竹师太莞尔一笑：“我尊敬的舞国皇后白兰小姐！……”女郎不胜惊讶，怎么，她连我的名字都知道么？紫竹师太慢吞吞地说道：“好死不如恶活，恶活胜于好死啊。你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。武汉沦陷的那个时候，你父亲本是个小学教员，激于爱国热情，写诗咒骂日本人，汉奸告密，被大孚宪兵队捉去打死。不久，贫困和病魔又夺走了你母亲的生命，丢下你一个无

依无靠的十七岁孤女。你为了活下去，才到法租界内美琪舞厅下海伴舞。是吧？”白兰的眼圈潮红，微微点了点头。紫竹师太继续说：“凭着你年轻貌美，国色天香，倾倒了多少公子哥儿，芸芸众生，红得发紫，一跃而为舞国皇后。多年来的接腰生涯，表面上虽说象朵富贵的牡丹，过着高级享受的生活，私下里却受尽了凌辱。自从抗战胜利以后，你渐渐厌倦了红灯绿酒，强颜欢笑的生活，毅然息影舞坛，与医生王克俭结婚。满以为从此可以过相亲相爱，夫唱妇随的宁静生活。谁知人面兽心的王克俭，却将你多年来的一点积蓄卷逃一空，将你遗弃。你美好的企望完全破灭，痛不欲生。当你徘徊在江边时，老尼料定你有轻生之念，所以才遣神守候。也是老尼与你有善缘，才使你转危为安，绝处逢生啊。”紫竹师太说完了这段话，白



兰痛哭起来，说道：“师太真是活神仙，您对我几乎是一本全知。只怪我年轻痴情，上了狼心狗肺的王克俭的当。当我和他热恋之时，有一次他曾无意地说过：‘女人是洗脚水，洗一盆换一盆。’我只当他是说着玩的，没有在意。想不到我真成了他的洗脚水，对我来说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紫竹师太从床沿上站起身来，从身上掏出一只带打火机的夹金烟盒，打开来拿了一支美国“飞利浦”牌的香烟含在口里，按动打火机吸燃了。只见她口中喷出一口浓烟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白兰小姐！男人将女人当作‘洗脚水’，我却将男人当作‘烟蒂’。”“什么？将男人当作‘烟蒂’？”“对！当我需要的时候，随手拈它一支，用火点燃它，香烟燃烧着自己，我吸着它的芬芳之烟，感到飘飘欲仙。当它

烧完了自己，芬芳之烟殆尽，变成了已经没有价值的‘烟蒂’之时，我便毫不吝惜的将它随手一扔，用脚将它踹个粉碎。当我再度需要的时候，不过是再点燃一支而已。”紫竹师太将手中香烟猛吸一口，又哈哈一阵大笑。

白兰顿时感觉到紫竹师太这种近乎放荡的大笑，和她那熟练的抽烟姿态，身上散发的浓香，有关“烟蒂”的奇谈怪论……无论从外表到内心，似乎没有半点出家人的味道，倒是很象歌坛舞榭中与自己同行的那些老姐妹。她究竟是什么人？白兰打了个寒噤，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再也不作声了。

紫竹师太打了个哈欠，对白兰说道：“你在这里安心休息，生活自有人料理，无事时躺在床上养神，不要随便走出房间，记住！”她说完后，径自出了房。

怀着好多问号的白兰，在这里住下来，每天的饭食和盥洗用水等，都由一个年轻的尼姑送来。这尼姑的年纪不大，长得也很俊秀。白兰每次搭讪着想问她一些事，可是她总是微笑着，并不言语，做完了手中的事，就马上离开。

白兰毕竟年轻，身体容易复原。到了第四天，实在忍受不住牢笼般的寂寞生活；当那小尼姑又送饭来的时候，她便笑着央求道：“小师傅，麻烦你给师太说一声，多谢救命之恩，以后报答，现在我要回去了。”年轻尼姑说道：“师太已经交待，要你安心住一个礼拜，她自会来送你。”“那请你带我去见师太，当面道谢辞行好吗？”“师太外出化缘，不在庵中，耐心住几天，等师太回庵再说。”年轻尼姑说罢，收拾了东西，返身就走。白兰无法，只好硬坐房中。

晚上，白兰躺在钢丝床上，久久不能入

睡。银白色的月光透过窗户，洒在房中，撩人心烦意乱。一阵清晰的爵士乐由远处传来，送入了白兰的耳鼓，白兰一愣，清静的佛地，何来此狂欢的舞曲，莫非是幻听所致？但是那乐声却不断地飞进小房。白兰对这种音乐实在太熟悉了，她在这种乐声中度过了青春岁月，对她来说，这种音乐已经引不起什么兴趣来了。出于好奇，她从床上起来，趿着鞋子，将“不要随便走出这房间”的叮嘱抛在脑后，扭开房门走了出来。

房外是一间古典式的厅堂，摆有八仙桌和镂花太师椅。墙上挂着字画，布置倒也洁净典雅。走出厅堂，是个一字天井，她走到天井里，见四周有黑瓦墙头的漏窗围墙。天井里有两棵银杏树，枝叶繁茂。地上是青砖铺地。月光从银杏的枝叶空隙中透过洒在青砖上，好象是谁在这里抛了

一地的银元似的。传来的阵阵爵士音乐，却比刚才在房内听得更加清楚，这些舞曲演奏得如此娴熟，白兰觉得实在比那些在舞厅混饭吃的乐队的技艺要高明得多。

天井围墙的左侧，有一扇园门，门扇关着。白兰为了找寻乐声的出处，试探着走到园门前，用手将门扇一推，“吱哑”一声，门扇被推开了。白兰借着月光，放眼一望，却见是一个花木扶疏的大院，前面有座白墙碧瓦的飞檐大殿，旁有幽静的曲径。她信步绕到大殿正面，仰望挂在上面的一块匾牌，那“慈航普渡”四个金字，已经斑剥不堪的大殿的八扇雕花隔扇俱被钉死，好几处已经破烂。白兰从一个破洞向内窥视，殿内一片漆黑，空空荡荡。白兰自言自语：“啊，却原来是一座废弃了的尼庵，大殿已是无人过问了。”她转身向曲径小道走出，但马上又否定了自己刚

才的判断。她想，我住的房间、厅堂、天井，还有这大院，清洁典雅，风景甚好，哪里象无人过问的废寺呢？对了，紫竹师太，年轻的尼姑，不都是庙里的主人吗？咦，好生奇怪，为何主殿如此模样，难道他们不敬神吗？

又是一阵探戈舞曲的乐声传来，比刚才更近了。乐声催快了白兰的脚步，她走过一段蜿蜒曲折的曲径小道，看见了一片槐树林，乐声正是从树林中传出的。白兰走进树林，发现林中有三排红砖红瓦的平房。第一栋平房窗户上淡蓝色乔其纱窗帘没有拉严，透出了灯光，音乐声正是从这里飘出。白兰辨出了这音乐是由电唱盘播出，而不是乐师在此演奏。

白兰抢上一步，贴近窗户，由窗帘缝隙中向内窥视：只见室内灯光昏黄，烟雾蒙蒙，许多西装革履、油头粉面的人，搂

着一个个奇装异服、浓妆艳抹的女人在贴面狂跳。还有两个碧眼黄发的美国人躺在沙发上，一手搂着女人，一手拿着威士忌酒瓶凑在嘴巴上狂饮。一个身子象水蛇般歪扭、头上烫着卷筒大花的女人，从美国佬毛茸茸的胳膊里挣脱出来媚笑着请他跳舞。白兰几乎惊叫起来：“天哪！这不是每天给我送饭提水的那个年轻尼姑吗？”室内的男女狂跳着，白兰的心脏也在胸腔内狂跳着，正在这时，忽然从另外一栋平房内传出一声撕肺裂心的惨叫：“哇——”那痛苦凄厉的叫声与爵士音乐，顿时构成了极不和谐的噪音，对白兰进行了强刺激。

白兰的脑海里，一片紊乱，理不出个头绪来。她什么都没想，也来不及想。只想弄清楚这里每一种奇异声音的究竟。她什么都不顾，慌不择路的踩过草地，朝

后面一栋平房走去。她站在房子外面，又听见一声惨叫，接着是一阵吆喝声。她看看这栋房子，发觉它没有窗户，但是，断续的吆喝声却从头顶上飘了下来。她抬头一看，原来这房子有一排方孔似的小窗在房檐下面，离地面较高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她失望了，垂头丧气的往回走，一棵老槐树挡住了去路。这老槐树粗壮的枝干，向两旁横伸着，象十字路口的警察在指挥车辆似的。白兰灵机一动，高举双臂，用力往上一跳，居然攀住了那不太高的树杈。接着甩掉拖鞋，赤着脚蹬住主干，居然只几下就攀到树的高处了。

她骑在树杈上，从平房墙上的小方孔中俯瞰室内。只见里面正吊着一个赤膊着上身、伤痕累累的中年人，旁边放着一个铁皮提炉，烧着好几把长把烙铁，一个凶神恶煞的壮汉拿起烙铁向中年人背上烙去，



立即冒起一缕黄烟，那人又是一声惨叫，垂头晕死过去。另外一个壮汉提起一桶清水，向中年人兜头泼去。白兰的眼睛一阵昏黑，双腿颤抖，两手一松，从树上滑了下来，身上的衣服被树枝撕破好多处。她来不及寻找拖鞋，光着脚板往原路上跑。她的脚已经承受不了她本身的重量，几次跌倒，又几次支撑起来，拚命地往回跑。她见到的一切，使她明白了这里并不是什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主宰的庵堂佛地，而是一座神秘的魔宫。她一口气奔回原来的住处，一闯进房内，便用背靠着房门，闭上双眼，直喘粗气。

突然房间里灯光一亮，白兰惊恐地睁开双眼，只见一个人端端正正的坐在房中。此人身穿军黄色毛呢美式军服，领章、肩章闪闪发亮。她头戴船形女军帽。中缀青天白日的帽徽，电烫卷曲的细花头发露在帽